后记

在视界之外的某处……

一艘飞船以曲率航速划破星空，每个遥远的光点都被拖长，像标枪一样向着飞船航行的相反方向飞驰，比任何曾从其表面上喷射而出的光子都更快。与这艘飞船从地球C上启航时相比，现在的它依旧崭新如初，哪怕那已经是好几百天前的往事。它的外形有些像鲨鱼，但设计师一定不知道鲨鱼到底该有几个鳍，也不知道这些鳍到底该长在水生野兽的哪里。

在飞船之中，炽热的熨斗烫平精致的服饰，水蒸气发出温柔的嘶鸣。第一眼看去，它与神化服装的外套有些相似，但又明显不是制式的标配。这件衣服更优雅、更华丽、更……动漫？有些时候你真的找不出能够更精准地形容一件诡异服饰的形容词。熨斗抚平了服饰胸口的图标处的褶皱——一个艳粉色的心形，从中间一分为二，一侧空心。银光闪闪的金属手掌优雅地放下熨斗，将外衣从熨衣板上取下，然后拿起了裤子。

她完全不知道他是怎么把这套衣服穿得这么皱巴的。也许是他在超重力室自我训练的产物，毕竟到他们的船上确实有那么一间屋子。不过，他有些时候的确神经兮兮，完全有可能在扶手椅里端庄地坐着的同时把优质的动漫服装揉成一坨。

她将裤子盖在熨衣板上，然后暂停工作，将手伸向一旁装着糖果的碗。其实她已不再需要进食。对她而言，进食的概念已经完全颠倒，与摄取营养无关，与享受特定的风味也无关。这更多的是一种残存的习惯，让她不至于忘记她被迫放弃的人性。

不是所有糖果都能满足她的需求。她金属舌头上的传感器很特殊，不如味蕾灵敏，而且以全然不同的方式运作。对人类的舌头而言，这些糖果的味道就像蓄电池酸液与芥末的混合体，但对她而言这种口味温和而独特，富有异星色彩，是适合在消磨时间时享用的零食。人类的牙齿绝无可能咬碎这样的糖果，但她能够轻而易举地将它嚼成沙砾。她的另一名鲁莽的同船伙伴在尝试中崩碎了一颗牙齿，哪怕他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警告过她离那些小东西远点儿。

熨斗被裤子的尖角钩住了，可笑的波浪面料上出现了一条尴尬的皱褶。她低声咒骂了一句，放下了熨斗。她宣布“洗衣日”正式结束。那家伙今天完全可以继续穿这条皱皱巴巴的裤子，她不在乎。反正他也没有观众，虽然他用尽全力摆出观众无处不在的模样。她在洗衣与熨烫愚蠢的动漫套装中感受不到乐趣，也从不把自己看作任何人的女仆。唯一的原因只是这艘船上实在没有多少事情可做罢了。

这与她从前经历过的长途星际旅行不同。那是一段乘着陨石横渡深渊、飘流数年的宁静旅途，沉浸在同伴情谊与乐观心态中——那是少年时代最好的转型时期。也许在长大之后同伴更少的长途旅行就是这样子的，她想。

她关掉了熨斗，走进走廊。这里与陨石完全不同，这里明亮，而且极富未来主义。苍穹之网制造的飞船真的很不错，她必须承认这点。她拐过转角，脚尖踢到了某个东西。一只散装的红色拖鞋。另一只拖鞋位于走廊里，十英尺开外。到处都找不到它们的主人的踪影。她应该叹气的，但她早已不再呼吸。她不把自己看作她的女仆，但还是弯腰捡起了拖鞋。

她走进位于飞船中央的房屋，这是她偶尔会来的地方，多数情况下是因为非理性的原因。或者只是为了偷偷走神。墙边摆着一架设计优雅的铁肺，基本由玻璃构成，基座与边缘饰有抛光过的银边。墙面上有一块数字显示屏，她走上前去将手掌按在屏幕上，轻微的金属咔哒声响起。

她曾在这具身躯中生活。在陷入昏迷永眠的那天，她就穿着这身衣服。特殊的头冠替代了她常用的发卡，连着闪烁的信号发送器。这副装置将她的意识投射入目前这个机械的化身。她猜想这和Jade的祖父当初给她制造的梦机器人运用了同一种技术，它们的运作方式相似。

她知道她再也不会返回这具沉睡的身躯了。说实话，她不知道这个事实究竟让她感到悲哀还是欣慰。她思考着旧身体可能迎来的未来。一切都会像计划中的那样顺利运行吗？她必须相信它会。这是让脆弱的肉身获得永恒的唯一途径。

刺耳的噪声将她从沉思中惊醒。那是警报，来自驾驶舱，它焦急地轰鸣着。Rose机器人离开了她被永久封存的沉睡肉身，飞快地跑进蜿蜒的走廊。她在舵轮前坐下，开始观察显示屏。

一颗新的行星进入了飞船的感应范围。她阅读同时蹦出的成百上千条数据。她无瞳的眼球同时将它们纳入，她只需要以四分之一英寸的幅度转动头部就能将全部数据收入视野。这是一颗M级行星。大小适中，年龄适中，与中心恒星的距离适中，还未发展出高级的生命形态。这正是他们多年来一直在寻觅的目标。

她的心跳没有加速，因为她的心率由内部芯片控制调节。但她还是有意识地加速了它。她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这样的振奋了。她怀念从前肉体心脏自作主张的感觉。

思绪在她强大的脑力下飞奔。他们该给这颗星球起个什么样的名字？飞船还需要多久才能在星球表面降落？在新的种族于千年之后发展出足够先进的文明时，成为被选中的幸运儿的会是哪些孩子？谁将荣获参与Sburb史上最重要进程的机会？

她止住了思考。他们可以等待，还有许多细节需要探讨。她按下一枚按钮，微微低头凑近了面板上的麦克风。

**ROSEBOT: Dirk。**

她礼貌地停顿了一会儿，等待他的回答。多数时候他并不回答。

**ROSEBOT: 你会乐意过来看看这个的。**

时间在沉默中流逝，她开始怀疑他是否正在睡觉。但那是不可能的。这只是一个已经意识到他无法在出席重要场合时穿戴整齐的男人的恼怒的沉默。

**DIRK: 我的裤子他妈的烫好了没有？**